

國史館藏

清代傳記叢書



明文書局印行

清代傳記叢刊·學林類②②
周駿富輯

今世說

八卷
(清)王暉撰



明文書局印行



今世說序

古無今，今無人。則其說已若言足傳人，人足重世，何讓古人，使今獨聞寂哉？或曰：國有史，其大也傳。曰：否！大者傳其人，細者傳其神。且而亦知日影穿隙乎？不必出見日，識全日矣。則夫一言一行，傳其人之神，何以異是？王先生丹麓，讀書不下古人，結交必上今人。予讀其所著書，皆自成一世，謂非今人能說。亡何而今世說又成，見其包舉羣彥，言闕至極，簡秀韶潤，胸無宿物，儻不傷道，而巧不累理。嗚乎！直世說耳，何今之見哉！夫一世所傳，不過數人，人率不過數語。今俊顧廚及，轉多于昔，善談名理，爭勝于舊，此固秀良輩出，神鋒太儻然耶。乃吾獨多王先生之殫見洽聞，能使休明一世如此也。先生曰：愚不逮古，而闕其譏險、仇讎數則，卽其說不全，補乎其俟。予曰：是隙之日也，必排闥撤瓦，以延光明，將疑無全日哉。知此，卽簡傲、汰侈、惑溺、善讀書者，猶將闕之，而補于何俟？先生善予言，乃著於篇。

同郡馮 景香遠撰

今世說序

同邑丁 澎藥園撰

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，宏長風流，雋旨名言，溢于楮墨，故通人雅彥，習殷少年，皆喜觀而樂道之。其後有瑯琊補華亭語林，溫陵初潭，秣陵類林，其書咸有可觀，然以視世說有間，其故何也？蓋劉去晉未遠，竹林餘韻，王謝遺風，不啻耳提而面命之，其涉筆簡而該，其命意雋以永，去其稂莠，掇其菁英，誠史家之支子，而藝苑之功臣也。今王子丹麓，萃數十年以來見聞所及，輯爲一書，取精多而用力勤，幾與世說並時矣。譬之飲食，大官之饗，有時厭飫，楂梨橘柚，則齒頰生津。矧所採輯，皆一時名流，披卷展玩，有如晤對。昔人命千里之駕，作永夕之譚，今得于寸楮遇之，詎非快事哉！近梁水部慎可，有玉劍尊聞，而吾友陸景宣著口譜，徐武令著廣羣輔錄，丹麓此書，真堪媲美。見我武林之學，必原本古人，非妄爲作者也。故不辭而爲之序。

今世說序

遂安毛際可會侯撰

康熙癸亥秋，予有兩浙通志之役，其人物多得之於墓碣家乘所傳，浮夸失實，刪訂爲煩。而王子丹麓，乃以今世說見示，誦之清風襲人，耳目爲之一易。昔人謂讀晉書如拙工繪圖，塗飾體貌，而殷、劉、王、謝之風韻情致，皆於世說中呼之欲出，蓋筆墨靈雋，得其神似，所謂頰上三毛者也。丹麓少負異才，所著篋舉堂集，流布藝林。而是書自謂非海內第一流不登，且又遲之又久而後成，撰輯既專，品隲彌當。如德行、言語諸科，固當奉爲指南，卽忿狷、惑溺、迹涉風刺，要無傷於大雅。縱使其人自爲，讀之亦復粲然頤解。至於贈言，同人亦間採一二，爲丹麓寫照焉。大率與臨川所撰，相爲伯仲，比諸元朗，駕而上之。予謂臨川宗藩貴重，纘調之功，或有藉於幕下袁、鮑諸賢。而元朗自西漢以逮金、元，上下數千百載，供其掇拾。乃丹麓以一布衣，僻處窮巷，斟酌損益，一出心裁，且止以四十年來睹記所及，而工妙如此，則其難易固相倍蓰矣。昔典五（應作午）一代，清言流弊。而本朝綜核名實，不尙虛無。集中單詞隻簡，清英淵雅，適可爲鼓吹休明之助。有昔人之功而無其過。讀是書者，亦可以論世云。

今世說序

自經史而外，著述之家，不知幾千萬計。而其書或傳或不傳，即幸而傳矣，人或有不見。獨世說新語一書，纂于南宋，多摭晉事，而兼及于漢、魏，垂千百年，學士大夫家，無不翫而習之者。雖臨川王之綜敘，清遠自高，亦以生當其時，崇尚清流，詞旨故可觀也。至於今，讀其書，味其片語，猶能令人穆然深思，惟恨不得身親其際，與爲酬酢。假得王、謝、桓、劉，羣集一室，耳提面命，其心神之怡曠，抑何如耶？今朝廷右文，名賢輩出，閎闔才華，遠勝江左，其嘉言懿行，史不勝載。特未有如臨川哀聚而表著之，天下後世，亦誰知此日風流，更有度越前人者乎？予不敏，志此有年，上自廊廟縉紳，下及山澤隱逸，凡一言一行，有可採錄，率獵收而類紀之，棄凡數易，歷久乃成。或疑名賢生平大節固多，豈獨藉此一端而傳。不知就此一端，乃如頰上之毫，睛中之點，傳神正在阿堵。予度後之人得觀是編，或亦如今之讀臨川書者，心曠神怡，未可知也。雖然，臨川取漢末、魏、晉數百年之事，網羅編次，遂勒成一家言，而予欲以數十年中所見所聞，與之頡頏，世有覽者，毋亦笑予之心勞而日拙也夫。

康熙癸亥仲春。武林王暉題于牆東草堂。

今世說序

歸安嚴允肇修人撰

夫學者屈首受書，一聞古人之名，輒俛焉嘆阻，所恨生不與之同時，不獲聆其緒言，觀其行事。然而古人之言行，載在簡編者，可考而知也。試思四海九州之大，光嶽之氣，蘊降鬱積，豈無有一二媲美古人者哉？豈無有乘時挺生，卓犖魁傑，能創古人所未見者哉？而循誦習傳之輩，以爲今人也，而概忽諸。此其人縱令生與古人同時日，聆其緒言，觀其行事，亦漠然不相接，以終其身焉已矣。予友武林王子丹麓，學瞻而行脩，潛心經世大業。一時賢豪長者，多慕與之遊。所著詩歌古文，宏深奧衍，不啻富金匱而續青箱矣。已復手訂今世說一書，蓋祖劉氏所作世說新語，而稍節其條目。予受而讀之，自清興以來，名臣碩輔，下逮巖穴之士，章句之儒，凡一言一行之可紀述者，靡不旁蒐廣輯，因文析類，以成一家言。其大要采諸序記雜文之行世者，而不敢妄綴一詞，其詳慎不憚煩如是。丹麓又言：臨川當日，以今人述古人，故取裁多而徵信亦易。吾之爲此，以今人述今人，見聞多所闕遺，書未成而訾謗者紛起，吾甚悔其拙也。予曰：不然。臨川之書，敘列晉人者居多，而上逮于東漢、三國諸君子。夫晉人尙清談，一時名流慕效，相與蔑棄禮教，脫略形骸，以爲曠達，其流禍至於中原板蕩，神州陸沈，論世者於此，爲之三致慨焉。今

去古日遠，士大夫鑒於先代末流之弊，駸駸乎抑遠浮華，敦尚實行，此亦轉移風會之一善機也。是編所載，多忠孝廉節之概，經緯權變之宜，其大者實有裨於國家，有功於名教，至於風雅澹詞，山林逸事，足以啓後學之才思，資藝林之淵藪者，無不表而出之。雖其人之生平，不盡此數語，卽是編亦不足以盡當世之賢豪，而條疏節取之下，使人人解頤欣賞，如入寶山，如遊都市，其爲益也，不旣多乎？且夫後之視今，猶今之視昔也，又烏知過此以往，不有好學深思者，起而酷嗜此書？加之博稽詳覈，以備一代人文之盛，而後乃知丹麓倡始之功，爲不可泯也。豈得謂古今人不相及，而遂有所軒輊於其間哉？予故因丹麓之譜，而爲序之者如此。

今世說評林

洪暉吉曰：自劉義慶創爲世說新語，而劉肅傲之爲唐世說，何良俊廣之爲語林，李紹文復成皇明世說。至本朝文物之盛，其持論風旨，尙無有編輯成書者。丹麓王子，殫見洽聞，凡數十年中之軼事，莫不排纂而表著之。相其體製，直欲遠攀新語，近拉語林，何止壓倒唐、明世說也。

林西仲曰：品必取其最高，事必取其最奇，語必取其最雋，不須復道。卽摭拾之廣，似非積數十年之用意，未易得此。予嘗語人云：入杭若不賞識丹麓，必非佳士；或不爲丹麓所賞識，亦非佳士也。讀此尤信。

顧且庵曰：丹麓著述等身，上下古今，探微索奧，藝林得其片玉，莫不奉爲拱璧。茲復成今世說一編，言近旨遠，真得晉賢風味。予每嘆世人去古已遠，凡可悲可愕之事接於前，漠焉如不相關，曾不思所以斡旋補救之。丹麓獨能於冷語佚事，隨所睹記，皆透露其精神，誠天下有心人也。且以見動止語默之細，皆足爲讀書窮理之助，學者其容忽諸。

薛依南曰：世間無可說，亦無可說，此季充語也。世間豈無可說者？蓋不屑爲說也。其傲已甚，夫說自在世，我不能強爲噤，猶之不能越爲代也。以說還說焉可。古世說如是也，今世說亦如

是。存而不論，案而不斷。若曰：記事論世，自史氏職，我不能越爲代也；敢曰無可說焉，而不屑也者，是以說遺說也。丹麓王子，可謂恭矣。

張祖望曰：王子年著拾遺記，撫拾魏、晉遺事，以姚鼐金荃，茂先海苔，列之卷首。今丹麓以梁尙書家清，徐中丞至孝，爲開卷第一，高于東陽崖谷人遠矣。

葉林屋曰：此一部佚史也，雖單辭癖事，足以傳人。晉王右軍功業文章，不入世說，而獨稱其工書，政不以此掩彼。丹麓是書，傳人之志也，惟其單癖，于是乎不朽。

毛稚黃曰：王子丹麓，著今世說，所載大半同時交好，不然，亦其所知者也。其人寂寂者，固不遐遺，至若或負重名，或已鼎貴，而丹麓輒取片語微事寫之，乃轉覺其栩栩然，行間字裏，幽隱畢現。畫家六法，以氣韻生動爲最難，此卷之墨妙極矣。雖然，丹麓固欲以獎美傳其人，然按其標部，由漸而至末，佳處固多佳，或亦有佳而猶未免是病者。連城之璧，光氣如虹，有微瑕焉，則良工亦不掩之。是在解人善讀書耳。

吳慶百曰：劉氏世說，語本塵尾松枝所成，蓋何平叔清談之餘。後之竄入者，大不類本書，以彼片言單辭，另存鑿鍾，足甘口吻，非凡響能及耳。丹麓雅人，韻頗二晉，睹此便欲突出其上。近與梁氏玉堂錄，汪氏說鈴同行，鼎峙文苑矣。

黃主一曰：丹麓先生，鍵戶著書，花木竹石，位置幽閒；四方名流，過武林者，必願交先生；先生卽其著述，採其可紀者，依劉義慶例，集爲今世說，一時才人學士，風流逸韻，具見是焉。交遊道替，旅進旅退，萍梗泛然。先生以朋友爲性命，凡纖芥之長，不啻口出，并爲傳之，其樂道人善，留心人物如此。

丁素涵曰：臨川王世說，多採漢、魏、兩晉逸事，風流綿邈，至今傳之不衰。丹麓王子，繼而爲今世說，窮搜廣輯，較之古昔爲尤難。然其博稽雅贍，不減臨川。此書一出，卓老初潭，元朗語林，直可覆轍矣。

鄭官五曰：世說新語，多載王氏事，而太倉二王先生，又刪定而批釋之，何王氏之多賢也！茲編縱橫採掇，而遠識拔俗，與前代諸編指趣則一。豈惟一世，雖千百世其若貴矣。一以爲談助，一以爲要略，非青箱藏中，安得有此？

周敷文曰：今世說，言簡而味長，耐人尋繹，如入桃花源，步步俱著勝地。其書故在語林、初潭以上。

叔驚瀾曰：世說新語，三十六條目。今闕其六，或疑不及臨川王。不知南陵、白華，未嘗有詩；夏五、說公，何妨或缺。況舍短取長，愈見立心深厚。手是編者，毋謂松溪、臨川，古今人不相及也。

今世說例言

一是集名賢，斷自本朝爲準。間有文章事業，顯于勝國，而卒于本朝者，要不可不謂今之人也，亦爲採入。

一世說例多異稱，鈍資難于記憶。是集名賢，或字或號，止載其最著者，雖至數見，俱各從同，以便披覽。

一是集條目，俱遵世說原編。惟自新、黜免、儉嗇、讒險、紕漏、仇隙諸事，不敢漫列。引長蓋短，理所固然。乃若補爲全目，以成完書，願俟後之君子。

一是集所列條目，祇據刻本，就事論事，如此事可入德行，則入德行；可入文學，則入文學，餘皆倣此。乃有拘儒，欲指一事，概以生平，至罪予論不當者，請勿讀是書。

一是集事實，俱從刻本中，擇其言尤雅者，然後收錄。若未見刻本，雖有見聞，不敢妄列。昭其信也。

一是孝標之注世說，博引旁綜，所采書目，幾至一二百種。近日無書可考，時賢履歷，徵據尤難。是集注內所載爵里，以及生平大略，俱不敢憚煩，廣爲蒐輯。若偏覓不得，寧使闕如，以俟後

補。

一昭代右文，名賢輩出，嘉言懿行，固不勝收，而是書止據所見諸集輯成，覽者無罪其不廣也。凡我遠近諸名家，倘以全集見貽，自當細搜續輯，彙訂今世說補一書。務期蚤寄郵筒，庶免遺漏之慮。

一物力艱難，剗削之資，全賴好事；倘有高賢傾囊解囊，以助棗梨，則闡幽表微，爲德不淺。

一汪鈍翁太史說鈴一書，詞旨雋永，妙並臨川。偶從吳江得見刻本，停舟借錄，約數十條，意在宏暢宗風，遂忘掠美之嫌。

一陸子麗京，向著西陵新語，因暮年寄跡方外，未有全書。今嗣冠周，手授稿本，是集採拾頗多，要非無據。

一汪太史舟次，林使君西仲、毛大令會侯、朱處士若始，一見是書，遂相欣賞。品題之下，間有權衡，要歸至當，受益良多。

一丁儀部藥園、孫子宇台、張子祖望、毛子稚黃、陸子蘊思、諸子虎男，各出案頭新書，慨然借錄。淘金入冶，集翠成裘，良友佐理之功，自不可泯。

一方渭仁太史，貽書相告，期以史局事竣，或得乞假歸來，佐成快舉。今急欲出書，請政當世，不

能久待，殊爲歉然。然來書有云：事取其核，義取其公，辭取其馴雅。三復佳言，故當不負良友。

一是書原與同人互相參訂，集中所載先君實行二條，皆同人從志傳採入，故名字稱謂，一從本文，非倖敢附於臨文不諱之義也。至暉平生，本無足錄，向承四方諸先生贈言，頗多獎借，同人卽爲節取一二，強列集中，實增愧慙。

松溪主人王暉識

四庫全書總目提要（見卷一百四十三子部小說家類存目一）

今世說八卷 國朝王暉撰。暉有遂生集，已著錄。是書全仿劉義慶世說新語之體，以皆近事，故以今名。其分類亦從舊目，惟除自新、黜免、儉嗇、譏險、紕漏、仇隙六類。惑溺一類，則擇近雅者存焉。其中刻畫摹擬，頗嫌太似，所稱許亦多溢量；蓋標榜聲氣之膏，猶明代詩社餘習也。至於載入已事，尤乖體例。徐階鳳序，引漢黃憲爲說，然天祿閣外史，本王逢年之偽書，烏足據乎？文學門中，載吳百朋以毆、鄒二字問吳任臣，任臣對以毆、也同，本秦權古文，鄒、許同，本說文長箋，百朋嘆服。按毆字出秦權是矣，然說文自有毆字，註曰擊中聲；惟趙宦光說文長箋，以說文也字訓義不雅，改從秦權，以毆字代也字，不得舉一遺一也。說文有靈字，卽鄒字也，註甫侯所封在潁川，今通作許，其正作鄒字者，則見史記鄭世家鄒公惡鄭於楚，註許靈公也；是其字見於正史，任臣以爲出說文長箋，殊不得其本；暉遽以爲博洽而記之，亦爲不考，信乎空談易而徵實難也。

目 錄

卷首

四庫全書總目提要

序

評林

例言

卷一

德行

卷二

言語 政事

卷三

文學 方正

卷四

目

錄

一五

三

七

一五

一

二

九

三

二

雅量 識鑒 賞譽

卷五

品藻 規箴 捷悟 夙惠

卷六

豪爽 容止 企羨 傷逝

卷七

棲逸 賢媛 術解 巧藝 寵禮 任誕

卷八

簡傲 排調 輕詆 假譎 汰侈 忿狷 尤悔 惑溺

跋

二〇

六

六

六

六

018-016